

文苑英華卷第五百四十一

判三十九

軍令門上十九道

執鏡失位次判一道

挈壺挈轡不供判一道

載稻判一道

誓戒判一道



請侯降者判一道

不受敵判一道

先登判一道

斬將後殿判一道

戰勝作焚器判一道

克狄拏來判一道

獲五甲首判一道

為將失禮判一道

旋凱獻俘判一道

獻捷稱其伐判一道

還生口判一道

獲俘衣之判一道

單醪投河判一道

受敵人藥判一道

將不迎制書判一道

執鏡失位次判

公司馬執鏡或告失位訴云不爽疾徐之節也

對

分命庶官各供所職有厥居守無相奪倫師貞丈人或曜威而振旅政成司馬將作氣而利用則擊鼓其鏜執鏡以節苟遠疑作表盈竭無乖疾徐類援枹而可嘉何動槍而能擬或其失位訟匪有孚我則辯明訴乃無咎

挈壺挈轡不供判

律挈壺氏合挈轡以令之云官有守不供其事

對

甲兵用嚴班位在守慘不畏法是瘵乃官挈轡挈壺陳力同道軍井軍舍從事殊觀匪恪居於戎律遽俶擾於侯度使介冑之夫云思拜井熊羆之將方解佩刀繫所掌而有失故流毒之而判夫衆出晉侯於淖大夫且謂侵官加韓昭以衣典冠乃為越事爾不還忌咎從自及

載稻一作判

甲為侯邑隣于虜每載稻與脂於車行孺子之遊者無不舖也無不歡也必問其名居廉使奏飾訴邀譽訴云候其壯以威虜

對

介狄荐居緣邊鎮國有備無患則為邦之大同使勇知方

乃訓人之善者惟彼甲也膺茲利建食兼縣邑位列通侯
密邇寇讐每惕不虞之至不一作無忘戒懼空思誘掖之仁
載稻與脂惠雖存於孺子式舖且歆吾淺爲之丈夫何則
政貴有恒弗惟好異仁稱兼愛無獨孩提徒必問其名居
亦奚俟於丁壯絕其分首事雖均於越王小信未孚曾不
酌於曹劇廉其邀譽法則傷深方乎詐善理難寘罰

誓戒判

甲掌誓戒鋪敦大防人告其給遊云不可測度

對

國章有節軍政必戒茲不率典誠爲曠官甲屬當戒行謹
初乃事鑿門而誓伐鼓以律戎狄孔棘懼邊塵之是侵咨
謀有方遂鋪敦而外禦式遏寇虐載孚備預觀釁以動在
春秋而則書匪給而言於雅頌而何失彼人所告不亦厚
誣勿得孤虛之奇無乖測度之道

請侯降者判

浙江西防禦使請侯降者御史臺守約而爭云非功臣

對

褒德祿賢建封列爵以勸能者且旌善人惟彼輪軒是職
防禦敷其七德耀以五兵故戎狄之人重譯來朝北闕蠻
夷之類稽顙願沐南薰使司欲以德招携請封茅土憲臺
以舊非心脅未許繁纓得失可知與奪斯在且官不必備
器無假人願取則於周書無貽誚於漢法

不受敵判

安西使路中遇賊命其改所受辭不耳致官甲以死王事
論賞所司以為非因戰陣不合訴者不伏

對

刑典有常君命無貳臨危不撓視死如歸瞻彼皇華職思
其任眷言青史惟其嗣之况西蕃小寇亂我邊境忠臣効
節絕其姦詐使國之軍威得存乎信人之質直以成其名
事有類於解揚見稱晉代節無虧於蘇武不遺漢策斯乃
一言可以興邦獨行可以振古宜申厚賞以勸不能何所
司之見疑昧將軍之雅意訟端不息誠合其宜

先登判

甲先登死於雷下司馬三禭之與之犀軒直蓋御史劾其

專命

對

委質策名惟忠與敬苟失茲道未之前聞甲實鯁生情深
義勇常思報効願納忠貞且預公徒寧懷於倒戟忝膺介
士遂自於先登嗟爾徇名何期死政任患有同於丑父見
薨則類於紛如左傳石之紛如死於階下難不越官我其懷矣死而利

國爾實為之何直蓋之先華俾懦夫之增氣生涯已謝鬼
魄焉依昔日求屍則聞五家之免今承寵命遽申三禭之
儀優則未垂論且非當徵諸魯史親推見賞於無存考以
國章褫服豈聞於祈父効為專命對將何辭御史頗得於

彈毫司馬宜懲於出位

斬將後殿判

景為將斬將奉旗還後為殿久而不至師詰之云馬不進非敢後也

對

讓禮之本矜伐之賊大勇不鬪小智自私故范宣執謙其下皆讓宣尼垂訓欲速不達景也出師自承王命被堅執銳皆奉廟謀斬將奉旗莫非皇化雖開拓地之績未可貪天之功彼師不仁責其後殿有詞則捨之可也許善亦不猶愈乎

戰勝作彝器判

小侯戰勝作彝器銘功林鍾軍正訟言時有妨小侯云以示子孫不伏

對

天子令德名

銘一作

曰日新諸侯計功取彼凡獲永啓厥後

無忘遠圖方展器於罇彝果昭宣於篆刻所以懲其不恪載此嘉猷何蕞爾之小侯敢招賢於大國雖出師一作師以律其如尅敵之雄而救死何庸乃是因人之力同季孫之取惡且鑄齊兵聞臧氏之所言誠非魯德亦胡顏於燕翼遽有訟於妨時請從軍政之言以蔽林鍾之失

克狄擊來判

甲克狄邑長擊來有非察者以有

疑作擊

擊行軍吏執之云

文苑英華 全百四十四卷 五
非事士也

對

弧矢所以立威征伐所以柔遠瞻言甲也利用行師奪長策以從戎俄聞獲醜遽前歌以獻捷方見勞旋惟彼非寮職居何等將守死以效節豈成仁而有淪謀之孔臧實曰有倫有義忠以明訓必也主亡與亡行爲盡室之謀坐爲刻吏之詰類伯夷之潔已不食於周同風沙之策名何賴於鼓主則辱矣士也何依旣無二君之心宜遂匹夫之志

獲五甲首判

景獲五甲首請隸五家御史按景干賞蹈利訴云銳士

對

休明在時蒸人亡戰雖塞垣無恐猶勞禦侮之師而銳士從戎理急策勲之典日者白蘭塵起紫塞煙飛無風而羗笛自吟有月而胡兵不去天子聞鼓鞞之響按劍興師將軍厲甲冑之容登壇受鉞景以聲雄薊北望重關西斬將奪旗威推八陣屠兇執馘勇冠三軍盛績攸聞戎氛自滅甲首五級功可傳於藁街請隸五家罪方招於石室論咎雖云蹈利據理抑可酬功罰疑從輕景訴誠爲順理賞疑從重霜臺豈可置刑旣有司存請依彝典

爲將失禮判

甲爲君之右令將卒取清有司劾云雖免君之難而失右之禮訴云若不欺軍安得不獲

對

危事不齒善敗豈亡苟能愛而盡忠何傷詐以兼智惟甲
跡同丑父貌類項公立於戎馬之前應識被廬之術進則
思賞退則圖全擁鐸拱稽初言以律靡旗亂轍俄見覆軍
方知處死之難期於隕命之禮梅林止渴蓋是從權竹簡
議刑將何勸善免於軍難亦曰師貞殊不知索彼車中范
睢以遠降之城下紀信空存宜表洋洋之人以旌赳赳之
列有司見効無罪可書

旋凱獻俘判

軍旋凱獻俘毛有二者執法止而効之軍司云拔距石者

對

兵居死地百戰功宣將鑿空門三軍獻凱度關山之月橫
笛吟秋驅隴路之風長旌曳曉實賈子勇寧老我師告捷
攸屬獲多斯舉故得繫頸請命不以懸首為威亭障罷警
邊城偃柝十角搖讐二毛就擒徵古可縱在今莫捨旣負
投石之力允當操袂之來執法効止未諧通議請依軍見
得謂其宜

獻捷稱其伐判

河源使獻捷驟稱其伐

對

師克在和軍政以順將敷奏其勇何求掩於人以爲司馬
出征君子于役即戎禦寇初利於九征執訊獲醜俄獻於

三捷式宣王命大殪戎師而悉引厥功以為已力橫草可
重坐樹無聞方飲御於諸友遂颺言於執事同邨至之稱
伐非范宣之能讓攻戰必取欲先二子之鳴班列不同終
在七人之下聚為怨府職在亂階蓋是速戾於爭功實乃
包羞於閱禮不可在位何以佐軍

還生口判

得甲為平盧小將軍軍中有擒得生口者盡還之節度使
欲加兵罪云古之名將亦有如此者

對

獲則必取兵家舊法捨之一作從權伐國新意惟甲早從
師旅又戍邊庭將立大勳以圖貴位爰從是役得展其謀

於萬人之中力能獲醜用七縱之術志在平戎是則捨此
一家將來九族果取其國何止於鄉類孔明之用師威懷
蠻長同叔子之居鎮德服吳人皆呈輔相之材明於制度
誰謂褊裨之任暗合前規節使屬當戎行未知軍要此宜
論賞翻欲加刑由是觀之罪有所在

獲俘衣之判

乙攻城獲俘衣之或以為非曰使其如歸

對

德以綏邊仁惟克敵必將制勝是日能賢乙出師以和攻
昧以順戈矛雲合士率星馳既左旋右抽期一月三捷人
思懸布軍以獲俘以為安忍無親黷武無列作其令主徵

治夫之謀費還其侵地善羊祐之取吳則寒者衣之人遽
叛於南民歸乃有所城亦復於季孫美績可書策勳宜賞
彼或非者徒測海而多愧爾有詞焉固包荒而無忤

單集作單醪投河判

得甲為將以單醪投河命衆飲之或非其矯節甲云推誠
而已何必在醉

對

白居易

將主軍情酒存人欲推誠之義必在於均飽德之文不專
於醉甲寄分外閫令出中權九醞投河義由獨斷一瓢飲
水惠在同沾儻師人之多寡恩逾挾纊如戰士之載渴功
倍望梅分少以表無頗和衆寧宜及亂豈資蒲腹所貴歸

心少卿絕甘見稱漢代子反獨醉實敗楚軍苟臧否之是

集作必由何古今之有異非其矯節是不知言

受敵人藥判

得景為將敵人遣之藥景受而飲之或責失人臣之節不
伏

對

前人

軍尚隱情臣宜守道况握中權之要當絕外交之嫌景受
命建牙遇敵飲藥直雖可舉忠則不知且事君在公訓旅
貴信失人臣之節爾豈自明惑士卒之心吾將安仰况兵
惟尚詐人不易知同饋醪而無他推誠猶可苟毒流而不
察雖悔寧追無謀既昧三思不伏恐涉貳過勿疑以飲徒

言 狗陸抗之名未達而嘗且墜宣尼之訓是違師律難償隣

將不迎制書判

得甲替乙為將甲欲到乙嚴兵守備不出迎發制書勘合符以法從事御史糾其無賓主之禮科罪不伏

對

前人

師律貴貞兵符示信苟未會合敢忘戒嚴乙奉中權甲承後命推輪相待集作代言赴及瓜之期衷甲自防猶軫前茅之慮且信惟守器權在隱情符節既未合同軍衛如何徹警所宜慮遠安可徇私闕於將迎雖乖主禮完其守備是叶軍謀無責建牙恐非直指 按正二十四字

卷終

文苑英華卷第五百四十二

判四十

軍令門下十九道

知謀判一道

以囚為前鋒判一道

棄子判一道

愛子為賊所執判一道

擅發兵判一道

矯節用兵判一道

軍副別屯斬人判一道

司馬斬嬖判一道

死政判一道

輕過罰甲判一道

恤士判一道

勇壯踰羽林亭判一道

立功流例判一道

背侍從征判一道

復矢判一道

武用文士判一道

夜進軍判一道

邊將無勇判一道

犯專殺判一道

知謀判

甲為邊將私布渠答仍減防兵御史糾其傷財惰職詞云
既禦邊寇復息邊人輒欲論功不敢當罪

對

敦陣整旅必務成師正合奇勝亦資制敵苟取強於技擊
豈見責於軍旅惟甲推轂總戎請纓為將仲升投筆方期
燕頷之封馮緄發笥且得蛇文之兆於是閑途伺敵城戍
恤人渠答爰施踐更斯遣賦晉臣之一鼓俾困蒺藜削漢
李之伍符竹歌杖杜虜塵坐清於芄野公問寧候於瓜期
誠可論功孰宜書罪且如器械為費用不假於千金士卒
獲休功乃逾於三捷止戈若稱惰職棄甲何所論刑執簡
是科失言斯甚雖疾惡為事叔孫誠得於指楹而見善則
遷子夏自宜於投杖舍而勿問斯則為然

以囚為前鋒判

甲受律討不庭以囚為前鋒簿威去備人告失軍容云先
者之法

對

古之用兵抑為制勝或以柔遠或以伐謀逸乃楚囚其來
報也無扞樵採亦我誘焉果而稱師特緼權決不薄之險
隘不邀之未濟而壯士曲踊於幕庭將軍下失而鳴鼓豈
止血刃當觀繫俘亦有藏地勢之間用人謀之運右廣初

駕左輪未殷犯圍蹈鋒申厥誠果衿甲面縛纍鼓縲囚列
之前伍以待後殿而薄威去備類陣振旅使戈旌霜指耀
征壘而衝喉劔氣風趨駭轅門而籍骨於惟勝敵亦爲奇
兵何失軍容更成餘議

棄子判

受命攻城在城中曰將誅孺子報云必與我食之或以其
不義

對

受命啓行有死無二雖因義以制令寧以權而滅親斷布
重城先期賈勇析骸懸釜冀以論功食子自同於樂羊純
臣多慙於石碣與其廢禮傷愛豈若徇節忘恩旣覆盭以
稱仁何請羨而遺我告爲虧義誰復間言情則不經古亦
有素

愛子爲賊所執判

乙有愛子爲賊所執因以登樓就乙求貨乙旣不許而促
兵進討所由攻之并子亦死御史劾棄子嗇財不可爲訓
不伏

對

君惠於臣父愛其子蓋稟天性豈直物情事或不可義將
何若乙以忝列蓋臣合輸貞節言念幼子痛自闕於防閑
欽奉大邦懼乃撓於法制若執人以求貨皆罄室以全生
則因循而來虜掠何筭欲求苟免之道恐貽嫁禍之愆所

駕左輪未殷犯圍蹈鋒申厥誠果衿甲面縛釁鼓縲囚列
之前伍以待後殿而薄威去備類陣振旅使戈旌霜指耀
征壘而衝喉劔氣風趨駭轅門而籍骨於惟勝敵亦為奇
兵何失軍容更成餘議

棄子判

受命攻城在城中曰將誅孺子報云必與我食之或以其
不義

對

受命啓行有死無二雖因義以制令寧以權而滅親斷布
重城先期賈勇析骸懸釜冀以論功食子自同於樂羊純
臣多慙於石碣與其廢禮傷愛豈若狗節忘恩既覆盂以
稱仁何請羨而遺我告為虧義誰復間言情則不經古亦
有素

愛子為賊所執判

乙有愛子為賊所執因以登樓就乙求貨乙既不許而促
兵進討所由攻之并子亦死御史劾棄子嗇財不可為訓
不伏

對

君惠於臣父愛其子蓋稟天性豈直物情事或不可義將
何若乙以忝列蓋臣合輸貞節言念幼子痛自闕於防閑
欽奉大邦懼乃撓於法制若執人以求貨皆罄室以全生
則因循而來虜掠何筭欲求苟免之道恐貽嫁禍之憊所

以促兵冀其盡敵雖喪克家之子終成輔國之臣大義滅親且類橋玄之操深仁濟物奚取卜商之慈効以畜財將何沮勸

擅發兵判

甲奉使副討罪擅發兵殺康國王執事加賞或非之

對

臨變有謀始聞勝敵興師一作無律終以滅凶甲受命以

行觀釁而動輶軒始發將遠使於四方臨衝載馳遂收功

於萬里殊傳介之密旨因取樓蘭共陳湯之矯制更夷康

國况今偃革息馬綏戎紂華奚貪一夕之勲遂侈一作三

軍之事雖掠美以自滿終嗇禍而難封執事念彼武功以

為勇爵或人思我王度方循政典苟示化以徇物無志

以敗常將為後圖是亦為政

矯節用兵判

矯節使邊逢諸國有難遂以兵革平之議不加賞

對

受命以出惟德之恭見可而行亦仁之勇矯節何者從茲

使乎夙駕載馳異將軍之授律飲冰言邁逢邦國之交讐

同楚君之用兵且聞觀釁殊羽父之能請因見出師愛發

干戈以祈爾爵克寧邊鄙肇敏戎功事貴一作實從宜賞期

當物必也不虞或至拒寇爰來滅虜地之煙氛息漢庭之

烽堠專則可也賞宜及之如或胡塵自飛我疆不聳空勤

遠畧終匪臧謀苟免戾而已多何議功之敢望進退二理庶乎一隅

軍副別屯斬人判

丁為軍副在別屯輒以法斬人主將奏誅之訴云專軍別將不在部曲於法不合罪

對

天討有罪成師以出注意於將稟命不威丁任既干城寵亦受服非以惠敵期於伐謀履武人之貞居元戎之副執訊獲醜義非喪律有度秉鉞誅在明刑議七德以不傷爰九伐而何害主將不能命之以徇分謗生人方欲糾之以違篤責軍簿奉車都尉雖謂專而請誅龍驤將軍固違令以告捷况斬之以法乃非徇私副在別屯異於擅殺欲加之罪無以為詞

司馬斬嬖判

甲與戎戰司馬曰所遇有隘毀車以為行甲所嬖校尉不肯司馬斬之以徇軍正奏其專殺

對

受命以出一鼓作氣惟師在和七戰皆獲觀釁而動者謂之軍志相時設教者是曰武經甲惟理戎與茲薄伐司馬決勝以先啓行彼徒我車懼其侵軼鑿門受脛陳其教令既遇隘而難進請為行而制敵校尉不肯斬之奚傷違其毀車有類荀吳之嬖是稱亂命以戮晉卿之僕奏以專殺

斯則不然

死政判

死政之老求廩食乙以其無所歸供以間粟

對

功立於時身有寵祿政死於國家備哀榮至若羽林孤兒且不遺於漢主膠庠養老猶見恤於周人雖廩食或求而間粟是用法所當得昔嘗稅於關門無若我何今慮擠於溝壑既受一夫之粟何慙七子之居惟乙所供理亦為當

輕過罰甲判

士門使輕過移甲兵按察使糾之

對

制刑閔實勿替前一作明典詰罪理軍必條隱令將輕過而悅使同寄令而宥人雖疆場無虞而蜂蠆有毒欲觀攻取必資甲兵謫以分金嘗聞管氏入茲束矢復起齊邦師古可權士門之良圖惟允簡法以削按察之糾謬何深理貴平反寧聞伐善

恤士判

得甲為將卒有患癰甲吮之卒毋哭而訴甲將殺其子請罪之甲不伏

對

總戎之寄爰比善於穰苴受甲之徒忽方疾一作病於荀偃均其挾纊始勉三軍惠以吮膿方憂七發佇盡佳兵之力

坐與慈母之哀非輟哭於敬姜實先悲於蹇叔以父觀子
固旋踵而無期論一作論將綏兵乃推誠而有及預起三傷
之慟雖欲防明深詳七萃之謀寧宜見罪

勇壯踰羽林亭判

丁為羽林將超踰羽林亭樓或止之辭曰試弁手搏也而已

仰斷

對

天生蒸民稟氣各異國徵武士以壯為先惟丁力冠圍人
勇過延壽因材官以効職列羽林而為將怕拔距以習戲
樂彼從戎乍超樓而自矜聊為試弁各適其適亦謂合宜
有能不能奚為見正

立功流例判

執戟董元於閭敬下立功流例七百人並跳盪功叙錄咸
依元格酬勲賜階准元軍司削階不入五品

對

董元藝極穿犀官叅戴鴟言思報國即此臨營冒矢前驅
爭為跳盪交鋒直進詎肯遷延忽逢蛺蝶之兵遽一作掃
螳螂之李摧兇殺敵已立殊功準格疇庸例昇榮級前關
已蒙褒錫後送獨被稽留既申橫草何能倚樹但今將一作
時執戟雖切披陳曩日橫戈且知優劣既言功薄明即効
殊懸登執鴈之階慮動續貂之刺

背侍從征判

王靜母年八十身充侍丁弟順名預軍團點從征鎮靜棄
母投募陷陣有功順戀母背征據法應罪縣令以靜闕養
以順棄軍俱追勘當各科其罪靜云情存徇國順云意在
懷親旣並有詞令不能斷

對

効命捐軀式標於盡節冬溫夏清載竭於因心靜母西日
沉榆氣息奄奄順弟南風吹棘兄弟怡怡咸承大被之恩
並籍高堂之慶靜之充侍須崇扇枕之方順乃從征宜著
橫戈之績豈期兵交白刃侍丁爲報國之臣饌躍頰鱗征
客作安親之子或移忠入孝或徇國違家忠孝不可俱全
國家終無暫闕投筆以去狀旣不合論辜功一作戀母而還
法亦無煩寘罪銅章旣難推効玉律須有哀矜請俱釋於
九章庶並從於三宥

復矢判

劉說家有喪登車轂用箭復覓人告越禮

對

精氣爲物聚極則散遊覓爲變死而有招歸地歸天人皆
共盡在師在旅禮則從宜若道厲多虞時因喪律勤王徇
節載居鋒鏑之中委骨捐軀但非歌笑之處旣覩亂麻之
積爰崇復矢之儀亦同簣尚在途畫棺受吊仲尼於館脫
驂有情雖流千載之聲並是一時之事春斯劉說有異邾
人稱是家喪胡申戰禮罕遵升屋翻比登車驗古有殊論

今莫可科其越禮雅合彝章

武用文士判

得軍帥選將多用文儒之士兵部詰其無武藝帥云取其謀也

對

白居易

亡身死藝集作志誠重武夫制敵伐謀則先儒士將策籌

而可尚奚騎射而集作足稱軍帥明以知兵精於選將以

為彎孤學劍用無出於一夫閱禮敦詩道可弘於七德功

宜保大理貴從長若王師之有征以謀則可苟戎畧之無

取雖藝何為况晉謀中軍選於義府漢求上將舉在儒流

豈唯我武惟揚誠亦斯文不墜元戎舉將集作未奕能軍

兵部執言恐為辱國

夜進軍判

得乙為軍帥昧夜進軍諸將不發卻罪之辭云不見月章

對

前人

表旗示信戎政貴明在九章而或乖雖三令而惟反乙是

稱戎帥未達軍容奉明罰之詞無聞月捷用潛師之計方

事宵征徒欲董以爪牙曾不明其耳目况將經武必在昭

文夜號未申招集作虞固宜不進月章莫舉毀積自可當

辜訴非失辭責乃過聽集作當罪

邊將無勇判

得乙為邊將虜至若涉無入之地監軍責其無勇畧辭云

集作

內無糗糧外無犄角

對

前人

封疆貴安武伍候尚警苟不固吾圉則速即爾刑乙登彼將
壇鎮于邊壘誠可戒嚴趨集作走集罔有敵于我師何乃啓
納寇戎若無人於吾地是昧安邊之畧信貽失律之凶權
勇蔑聞罪戾誰執如或寇強師老食絕城孤期盡敵而還
且勤於堅守苟知難而退猶愈於覆亡宜矜犄角之辭難
議建牙之罪

犯專殺判

得了將在別屯士卒有犯每專殺戮御史舉劾訴稱曾受
祭戟之賜

對

前人

將非處右莫敢示威或在別屯則宜專命丁位雖佐理分
以戎行執專征之權錫弓於周典操司殺之柄受祭於漢
儀既有令而必行信無瑕而可戮實握兵之能政奚執簡
之舉違如或稟命於連營畏子不敢今則分部而賜戟無
我有尤宜崇魏絳之威勿議秦彭之罪

校四十字

九月十一日

文苑英華卷第五百四十二

苑英華卷第五百四十三

判四十二

衣冠扇食官酒器炭藁瓦門十八道

衣冠扇

禁楚製判一道

並冠兩梁判一道

執蒲葵扇判一道

食官

甲為食官判一道

庖人進炙判一道

酒

酒正以水入玉酒判一道

公酒後時判一道

造五齊三酒非九穀判一道

盜酒判一道

器

告家有九龍鼎判一道

有五熟釜判一道 甕負判一道

村人借罐判一道 鋤樹為杯椀判一道

碓分利不平判一道

炭藁瓦

二月不供宮人炭判一道

貯藁判一道 造瓦判一道

衣冠扇

禁楚製判

乙禁楚製 漢書云叔孫通心降漢王僧之乃變其服如衣楚製

對

衣裳楚楚須辨於彩章雨雪漙漙以虞其燥濕瞻言乙也
所謂伊何異子臧之不乘載時人之將誠同陳咸之所衣
為大國之榮觀製豈變當事仍師古魯之縫掖君子嘉其
茂儒楚之服陶當時不以為罪庶窮閭實之典爰寘不辜
之刑

並冠兩梁判

丙為太官令丁為博士並冠兩梁御史奏違法丙云視省
進膳丁云崇儒不伏仰正斷

對

車服以庸弁冕有等必章彩而象位具文物以昭德丁丙
各從王事端委清時遵儒師以奉職率饗人以敬理至于
玉膳將進躬視丹墀之側縹囊一作表方展危坐青襟之前
雖匪官聯乃同其服進賢遂戴有類於漢臣委貌未得且
謬於殷道以兩梁之製觸鐵柱之威巧詞俱飾文過斯在
請詳典式以議科條

執蒲葵扇判

乙常執蒲葵扇於盛暑人多効之或告妖衆

對

服玩垂則歲時交進韞狐白以禦冬裂紈素而清暑由是
五明開製道在思賢七華擅竒思歸錫寵委方圓以呈

順行藏以適時登用有期著號無筭乙行均山仰時聞景
慕執殊方竹非承漢帝之私即好蒲葵式徇謝安之義事
符懷舊跡逐移風類折巾於林宗寧侯題於逸少將以妖
衆孰謂欽賢宜從三宥之書無陷五詞之罰

食官

甲為食官判

中為食官準赦合入五品所司不許

對

君有克庖臣實司味是掌公餼以供王舉甲周均仲咄位
涉膳夫漢類高祛秩登食監鼎俎斯設刀匕是供屬澤隆
紫書榮頒朱組黃香之秩咸以云增潘岳之階獨當不進

所司陋其烹飪黜彼乘軒昔筭餌立誠既加都尉壺餐著
節亦拜大夫以愚所窺合霑錫命

庖人進炙判

乙爲庖人進炙有髮繞之將科罪訴云當有讎事

對

相彼庖人政司口實式調玉饌以薦金門屠蒯之德莫如
陳政之讐已作執鸞刀而袒割蟬翼必裁揚獸炭之赫曦
鴻毛罔燎以此而科情則可知况乎鼠穢蜜一作中巳申
冤於吳日髮生肉內豈獲譴於唐年請推讐人以雪苞者

酒

酒正以水入王酒判

甲爲酒正以水和酒入于王之酒府法司劾其矯濫訴稱
時供六飲以爲涼不伏科

對

永世唐諱

五齊分名陳乎式法六飲成薦差以時序明其有則誠以
無彘率由典常俾克永世是以用光朝覲湛露興詩取備
蒸嘗質明行事資以王度入于天府苟或不憊亦何專一
惟其酒正職在漿人非作僞以心勞實陳力而就列相時
後動跡匪踰閑師古而行事乃從禮四運其易六飲攸供
佇以稱涼爰資受和俯銀床之露井始汲香泉汎玉筍之
流霞旋開聖酒若三軍之盡醉即見投醪分八罇之立儀
斯成薦飲炎光在候正有叶於頒冰清虛坐井序將捐於

淳暑官無留事責乃非宜未覩旌功奚爲蔽善將同矯濫
何至寃誣法司自且不明酒正誠非忤典

公酒後時判

甲爲公酒後時爲主司所詰辭曰酒材不足

對

酒以成禮國之大經祭祀賓客咸賴其用甲惟賤伍掌我
斯職不率其度旋聞後時水泉必香無傳清苦火齊不作
幾空賢聖主司方詰甲乃有詞酒材不供鼎書難議明度
折獄君子攸存噬嗑論刑恐貽遇毒

造五齊三酒非九穀判

所司造五齊三酒憲司以非九穀罪云歲無餘

對

和其神人亦在酒醴能善乃事則惟司存故陶器必良既
麴蘖以云備六物式序必黍稷而非馨今者周官列職徒
聞於五齊憲府舉非或虧於九穀尚負壘耻忽貽神羞既
無餘之起訴何有詞之能代

盜酒判

卓媪翁伯並業卓嘗遭盜竊飲傾釀翁教以多養猛犬卓
家酒滯而翁賓客猥售獨收其利媪告伯方便取人財

對

媪翁接開卮酒當壚不逢漢高之過何能大售類遇畢公
之竊頗煩小盜教其養犬蓋以防人聞夜吠而雖懲在春

醪而頗滯素蟻空汎鄴中之賢者莫傾盧鵲斯喧高陽之
酒徒那至但非抑壓教有緣由獨收當曰非宜方便殆成
無狀宜科誣謗以寘刑名

器

告家有九龍鼎判

是賢告耳孫家有九龍鼎歷代寶之恐非人臣所宜蓄

對

天子建德是班宗彝諸侯立家爰受分器業盛鼎鼐功昭
篆刻若使世唐濟不泯長子承主宗之規胙土云亡耳孫
何克復之有况光涵一作滔沒泗氣溢歆汾彼煥龍文昭其
象物何速戾於懷璧盍歸休於國寶是賢所告謂得其宜

有五熟釜判

封君有五熟釜而銘其口隣人告違曰嘗有所賜

對

書功旂常然後克類分命彝器則惟其賢知三賜之有恒
故百代之令典瞻言彼乙齒我封君開國承家方列土之
貴玄衮赤舄見諸侯之禮嘉孔生之居衛三命益恭韙鍾
氏之仕曹五熟云錫車服必班乎國命釜銘何恤於人言
出話不然覺善隣之滕口有孚勿問驗所錫之徵人必也
正名此焉無咎

甕負判

甲甕負彼乙盪倒甕甲索陪乙不伏

對

惟彼負徒行者固宜矜避至於顛仆盪者非其一作故為
甲且有詞媿林宗之妙賞乙為無狀殊叔寶之情言謹守
既謝於挈瓶敝漏方憂於射鮒欲令陪價須盡事由必其
廣陌脩衢往來不接故為搯揆是有常刑儻若狹路重闌
風塵暗起誤而擊觸毀亦可矜刑故則罪合宜加捨誤則
陪何足筭但官之議事貴在量情言盪非故犯之名稱負
乃小人之事勒陪半價將謂合宜

村人借罐判

村人借隣家罐未出門打破人索陪云未離本處準令合
比附

對

變古易俗因物造器稽六爻之文蓋取諸益司百工之事
無或不良惟彼村人幸參比屋既借罐而攸要非抱甕而
為勞出門未觀於同人緝井先驚於敝漏雖罔離厥所而
譴自已招異管寧之深仁愧林宗之妙賞且官之議事貴
在量情忝曰村隣得來得往詳其故誤有重有輕向若狹
肆通闌脩街隘路咽綺城之歌舞暗紫陌之煙塵物雖見
盪夫何足咎况屬荆扉寂寞蓬徑蕭疎破由彼已孰當毀
積事匪因人爰煩投杼勒酬半價良謂合宜盪物容據減
條損器何援比例輒云不伏深覺詞游

斲樹為杯椀判

得甲斲榆樹爲杯椀出賣鄉官責其游手惰業

對

士農工商孟堅陳十志之本水火金木箕子載五行之數
悠悠羣動各有定業明明財利爲謀不同惟甲宵形運乎
天巧旣勤事於賈豎且効功於匠伯加以是揆是度倚漢
杜之星榆乃剗乃鑿揮匠人之風斲杯非承露未立雲表
椀殊鍊藥空候淮南徇錐刀之小利捐耕桑之大業若斬
伐愆時未符周禮如彫僞不作自陶魯政夫除害興利禁
末勸農罔或奢巧寔防器玩器不涉於無用賣有濟於時
須雖慙敦本之俗難加隋業之罪幸殊游手宜寬祝面

禮分利不平判

吳丙王丁共有禮納課分利丙云有賸丁云擲日知分所
得無賸

對

吳丙王丁均期叶契鷄鳴求利不憚孟軻之譏馬磨自資
更殊許靖之操市道難固財交易竭競斯升此顏寧厚於
措困徇彼錐刀魄無慙於碎璧或陳其有賸許以無厭或
掠以浮雲稱斯擲日日有脩短關諸至期利有盈虛定乎
宜分理應各得何假相尤然質劑旣未研詳刑名豈能懸
斷更尋枝派方悉根源

炭藁瓦

二月不供宮人炭判

鈎盾二月不供官人炭請處分

對

弄田之所鈎盾是同牽絲効官掌炭成務形雖比漆燒則如珠入侍女之熏爐香焚百和處仙人之丹竈巧液千金變寒作暄轉冷成熟投其鑄冶可以方其造化驗其燥濕可以測其陰陽充百郡之時須為萬邦之日用二月不供三章有犯違令抵罪依條請科

貯藁判

所司貯藁以三千圍為積苦覆防脂切無芘籬合科何罪

對

秩馬所資唯草是用徵科百里一輸納六閑黃白無差短長

合度貯積之法令條有文數越三千理則多僻從疑作勤

苦覆終闕芘籬施功不同處事彌爽犯既非謬辜不免科

造瓦判

甲雇乙造瓦口五分畢計其全乙不伏

對

工商異等埏埴殊制故有質茲土化均質日中乙也徇業

求備偶鑿坯而取給甲則溺情豐屋冀如雪一作雲以自潤

雖載弄牀瓦故無取於舉全約無陶穴亦何驚於敝漏且

全毀興訟僱買異儀僱則不可計全買則合徵成筭乙之

不伏誠則有詞甲之無良訟宜從記

按四十五字

九月十二日

文苑英華卷第五百四十二

文苑英華卷第五百四十四

判四十二

國城官宅墻井門三十二道

國城

建國判五道

臨宮判四道

城邑判四道

城者謳甲判一道

登城判一道

升高判一道

官宅

造室判一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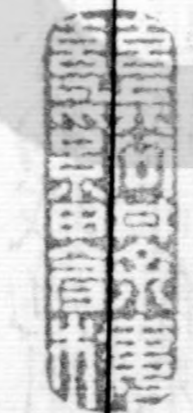
宅判一道

墻井

築墻判二道

鑿井獲鏡判三道

義井判一道



國城

建國判 後篇作
侵官判

典同置臬晝叅諸日中之景夜考之極星或告其越司視
事詞云知無不為

對

楊仲昌

考工建官匠人營國既匡政本將懋彝倫惟彼京師式模
大壯三門煙竦九軌繩列殷稱重屋周曰明堂必有以懸
之工理資置臬之審晝規日景夜考星躔陽不遯來月焉
藏往屬吾君稽古度政文明將大朴為城池用無私為宮
闕凡諸奢靡咸悉棄捐瞻言主司雖設何有况典同之務
隸在宗伯雖舉公道全非守官輒相奪倫焉以逃責望始
出位之誠以厚正名之典

同前

楮亮

定之方中作為宮室紫微夜視考太乙之帝居黃道晝參
取羲和之亭午於是審曲面勢置臬懸衡各有典司無乃
一作詢於梓匠越其樽俎翻見作於同律晉雖不競楚勿
與知侵官有刑罪將安捨不司宗伯之事忘為荀息之詞
人亦有言自貽伊咎

同前

乾道著明聖人作則仰必觀象測陰陽之運行俯而定居
考星日之中正法象無昧道誠傳於古今典司不憊事宜
禁於侵越典同業尚多藝知無不為成周舊臺嘗見立圭

之法作楚前室能探置臬之規候太陽於齊天占列象於
清夜六龍齊御不差亭午之陰眾星環拱自識方中之節
雖行之有則無慙述者之明而視或越司終代匠人之斷

同前

晝夜分象爲章于天欽咨日官懋緝星紀探六曆之無爽
齊七政而不忒周官命職各有司存相彼典同實非其任
安得置斯水臬均彼土圭苟違盈縮之理徒知分至之節
雖占星揆日坐識乾坤而越局侵官終罹罪罟旣紊銅渾
之典請挂玉條之律

此下二篇元編在五百四十九卷雜判門今移入于此

同前

百揆分曹式著尊卑之位九流開務非無守主之規若官
得其人網在條而不紊任乖其器玉毀積而何憊惟彼典
同頗輕其職不專律呂之應傍占星緯之中在定雖合於
楚宮理職式乖於周秩越司之過誠謂當仁然以君子器
周無往不利調鍾則聞於合響置臬何隔於兼通即欲論
辜恐乖輕典請重考其本藝然後定以明科愚管所窺將
此爲允

臨宮判

景登高臨宮法司斷徒一年景訢云令所

對

呂焯

至若惑眾創規邦憲貽範能賦雖聞一作於曩列不呼取
誠於前經景登臨此時宮墉近矚方比迹於桓景豈均賞

於屈平窺見可徵憊尤自速法司務惟疾惡志在繩非未窮令所之由遽加徒罪之罰待詳疑璧方可揮鉛

同前

范令芬 總目作冬芬

玄圃邃居青宮秘籙事隔中外理絕登臨景之無良自貽伊咎升高異梁竦之憤抵法挂臯陶之刑且夫子之牆猶其難見儲君之禁焉可輒臨然法難動搖罪宜欽恤一作典獄雖結於徒坐往訴須從於減科

同前

宮室九重深居而理山河四顧設險為雄或有登臨當其近密始疑楚宮極目春江終類子牟遊心魏闕事必無故情其難捨抵玉律以懲違論頽衣而何失既有詞於令所

須閱實於司存懸議科條恐貽深刻

同前

帝宅天居深宮邃宇閭闔爰啓甘泉是壯必資恭敬無或登臨景昧科條輒茲違犯且登臨之理抑有前聞桓景所以消災山濤猶其望遠若非此道終合加刑法司處以徒年景訴猶為文過謂從令所冀減嚴科且前星發揮少陽開景銀榜之門斯闢玉裕之德稱尊焉可輕然聿來憑眺法司科結正合公途

城邑判

甲將仞邑乙不從命比周徇以屬之損已

對

蔣勵已

大道既隱天下爲家巢燧已遠於三皇城邑已安於萬姓
將以寇盜無擾隣伍有孚以崇禱濟洫用備於王制屋粟
里布亦率於周典倚嗟彼甲務成厥功足使孔丘門人論
於千乘之賦卿國說者難於九仞之高豈謂立身致誠人
未從命不聞忠信之迹翻起比周之言忘筌深謝於得魚
致損俄聞於屬狗且辨壁以聽理貴審詳束矢而論道取
嚴科且損者恐其無過命者寧載有詞待窮三刺之典然
措片言之折

同前

祝雲將

侯伯之城中五之一苟不以度事或有虞甲恪居官曹慎
固封守魯大夫之爲政必葺其垣晉獻子之城周先仞其

邑豈謂澤門之哲見沮於邑中之子于垣載關於詩頌米
言于乙深昧從時且人之比周既貽官謗而墻之際壞誰
執其憊今遐邇又寧邊鄙不聳苟不從命亦何憊焉處嗾
夫藜棄人何甚况屬於古今出惟行欲加典刑可以理遣

同前

鹿慶期

自上棟下宇疆里井田度土居人量地制邑故墉垣是葺
版築聿脩華元巡功見謳於城者子囊臨逝貢策於荆王
甲何人斯職茲仞邑乙不從命同之鑿坏趣舍路殊便爲
鎖一作末雖叔孫受繫每效勤勞而子騫發言何必改作
遽營危堞未崇射隼之規不憚嚴科輒嗾夫藜之噬棄人
用大何其不臧旣紊風猷請書霜簡

同前

張思昂

大道既隱天下為家度土以居人量地而制邑將興版築必俟命疑作金槌劃以斷岸長雲負以重城四郭孟軻五畝匪宅是營孔丘數仞爰茲仰止生異里仁之美行多嫉惡之辭苟此不從胡施而可棄人用犬雖猛何為且闔門塞竇在明時而難許比周阿黨豈君子之攸宜損乙既謝於當全罪甲庶期於無訟然恐造有妨害兆有吉凶或利晉而闕秦將抑彼而就此各從所便不亦宜乎

城者謳甲判

甲為植巡功城者謳之甲乃鞭之其城者訴不伏

對

千乘制國百堵興詩義非取於復隍道實遵於高壘繕葺惟隙人其以寧廣袤無稽禍由莫大是以京制非經禍延鄭伯梁興不處卒有秦兵在悅使以忘勞豈嚴刑而毒眾甲為其植是訓於從尤以功程務其操築傳巖之野疑將見於代刑邑中之黔即類聞於有沮與其百板就以九成方取託於啼鳥佇推功於射隼匪隕孀妻之慟寧頽薛縣之琴晉獻成周初開仞邑華元植宋遂見為謳省已良虧尤人遽覩棄甲而復事本叶於前聞執朴以行譴何貽於是日咸其輔頰雖成滕口之嫌既謹垣墉請道噬膚之罰

登城判

甲登城而指乙告其惑眾甲云實無妖言

對

王冷然

先王訓俗禁以窺臨君子執身慎乎登降惟甲才非入室
 教異番堂既處隘而乘閑爰興高而眺遠平看雉堞廻數
 人家遍識山川周知國邑殊鄭君之伺敵忽上層堦同漢
 后之思鄉且瞻長路行未聞於能賦告將惑於妖言不指
 不呼孰云知禮從輕從重旋欲議刑向若甲是卑流恭隨
 長者承所視而待問事緣情而可矜今者攀陟不宜驚疑
 于衆獲疑作護非有失雖云李徑無言故犯難容亦可棘司
 懲訓嚴城作限緩獄何逃罪自招於指揮理宜退於心伏
 升高判

省科失入

對

王延光

視瞻無回在於往記周旋有禮著之前聞惟彼長年與茲
 解式行將望遠豈伊升高之能賦悠然目極寧復登山而
 送歸且平原坦夷迴首超忽苟不從其所視欲何詳於切
 問式之立身誠未謂之學矣長者加杖蓋亦尤而効之則
 不愠不知君子之通論如怒如祉詩人之美述既墻面而
 斯責於情恕而安施薄訴之由其文有以雖聞論勅法頗
 欽於州見而失入在宥請遵乎省科

同前

田南畝

罰懲其淫禮主於敬若長幼而失節在典刑而無捨蠢爾

解式從于長年三人而行尚聞擇善十年以長非可肩隨
况侍上丘陵不能向其所視如問及雲物其將對於何詞
無儀所謂於伊人有體自均於相鼠扶其傲禮固未乖宜
昔者蜡畢出游言偃問其何歎幼而不遜尼父叩其夷俟
合志為友前賢猶且不嗤年長以倍今日云何致罰必若
齒於鄉黨則應金作贖刑如或列於父兄豈可求之凡鬪
失入宜從省見定刑更待州申欽哉惟刑捨此將濫

同前

王惟孝

先王設教各有等威君子慎儀必脩德禮苟昧斯道時謂
不欽解式妄人不若厥訓徒守尊卑之位終乖敬讓之節
不從所視寔曰憊儀或人杖之是亦奚爽州曹丕弊因噬
腊之遇毒省司失入覺從者之詞游罪自已招云誰之咎
請當從禮之罰勿聽無稽之訴

同前

張郊總口作郊

行已以恭執事在敬同人攸往于野則享苟賤禮而不踰
必遊目而從睹瞻言解式惟是長年道契三人方擬同心
之利名叅百行亦專好德之寵行邁云靡丘陵是升覽雲
物於五方壯山河於千里不從吾視奚率爾虞事類武侯
且未屈於吳起義同文子仍不徵於叔向禮經有紊櫜楚
收威寔長者之訓恭何薄言之速訟淫刑以逞外臺於是
觸藩寬政荐敷仙省準一作宜其射集

同前

劉孺之

設教以防禮不逆矣遇長不敬患至撥焉苟訓典之不脩
乃扑撻而何害相彼一作鮮式誠謂狡童五人羣居且聞
異席十年以長則必肩隨不恭辟呬之儀致闕升高之禮
惑其所視吾何以觀之哉杖以作威固當斯害也已小人
文過肆以薄言君子詰姦無從長傲歸諸司敗足示陵尊
成以調人可徵犯齒且州司以刑頗均短綆會府是糾且
異長鞭伊小大之以情庶寬猛以相濟

同前

王靈岳

長者與行登高向視古之用典決事原心越則謂昏逞而
生害是夫鞠稚從陟丘陵已實處卑執奚有黷拾足于後
固合益恭肆目以遊無乃長傲遠有所望問而莫知使曳
練吳門宣尼尚惑徹蕃晉璧楚子徒觀苟由禮以防非則
記過而及杖况尊能制劓刑期就均所罰則可豈宜有詆
嗟州議之非當招省司之是詰

同前

程諫

恭敬何常少長有禮自以引以翼無失於等威左之右之
動從於瞻視苟昧斯者則何以觀解式陪彼長年身居弱
歲比景未聞於有德居卑且見於無儀於是捨車而徒升
高自下異梁鴻之適越不覩興謠殊栢景之禳災豈能成
俗旣而碧空一色翠微萬里迷周流於遠眺闕咫尺以承
顏稍雲之杖遂行白雲一作雪之途且默然鞭以爲罰恐傷
剛恭且人而無禮寧罷防閑與其居尊而肆威曷若導愚

而誘暗况擊蒙垂象於周易叩脛設教於孔門徒事薄言
寧容文過剖符之郡涉深故於闡論握蘭之司雅議懲於
失入

同前

陳齊卿

介福維祺授康緝御未濟溝壑是登丘陵將察視之致虧
唯對問之所詔非我族類其心則乖且幼長之行陟降有
序儻云能賦遂爾升高或匪事親爰加大杖豈桑榆之已
逼將櫜楚而收威設取愧於離婁終見傷於寧越外臺置
辟寔諧所訴華省繩愆請脩其本解式之競長年其悲

官宅

造室判

丁爲室斲其椽而磨之法司科罪訴云新加三命

對

袁令問

九儀辨等八柄正名設貴賤之地立財用之宅如或居處
無節制度不經動而失中難以爲正彼丁爲室將寔是居
有覺其楹於燦而掃上棟下宇燥濕不交輪焉奐焉鳥鼠
攸去旣成隩阼如位崇而德尊不事廉隅知物誘而心汰
無法自守用奢宣驕安且隩兮其功可取斲而礪也於禮
則那且加命則大夫之命此室則君國之室何取彼義自
用於身請麗本刑無撓常度

同前

王雄風

易稱上棟下宇禮載度堂考室眷言崇飾誠有等威動而

武廟過則誰任丁沐我皇化策名清時既登大夫之職方
用少年之禮爰脩其廟載飾其椽斲之則通節若之未可事
且非據法實難容尋考父之銘雖同三命徵穀梁之傳則
懋諸侯憲局所科罪斯得中

宅判

洛陽縣人晁該先蒙本縣給同鄉人任蘭死絕宅一區又
被蘭女夫郭恭妻理訴此宅縣斷還該州斷還女諺不伏

對

任蘭幸逢昌運得齒齊昨欽奉太和庶延遐壽豈謂夢爨
殘喘奄就飄零連石餘輝遽聞適盡但以庭虛謝玉掌絕
辜珠同伯道之無兒類伯偕之輟嗣孟軻五畝竟闕承基

揚雄一區俄從別授縣司以女旣出嫁判給晁諺之家州
司以宅是見財斷入郭恭之婦宅及資物女即近親今式
有文章程宜據

牆井

築牆判

洛陽縣申界內方牆因雨頽倒比令修築坊人訴稱皆合
當面自築不伏率坊內眾人共脩

對

赤縣分曹黃圖控邑周公曲阜池

一作地

是浮龜之浦元禮

高門人積登龍之望擊鍾鳴鼓歌吹由其沸天向述術當衢
廛開於焉樸地屬長空驟雨看石鷲之分飛廣術頽墉見

銅駝之咫尺仲尼數仞無復及肩相如上林唯餘填塹徒
掃茨之有刺終射隼之無由奚疑作爰興洛汭之垣載俟傳
巖之築雖人唯比屋而地實離疆幸無踰於舊途理宜歸
於本界若本衆戶始可興功自招頭會之嫌仍必面牆之
請與奪之理斯之謂歟

同前

虞備

帝王是宅河洛之陽雲闕巖巖列綺城之萬雉環途隱隱
分體國之九經重閉交開樓臺相拒屬陰風迴扇累日沈
輝灑洪雨於四溟布族雲於千里煙疑萬井萍汎中衢半
露宮牆坐見室家之好全顏環堵行瞻湫溢之居且揆務
黃圖參榮赤縣理雖謹察故典遵牧黎人必使溝洫廣開
墮墻甚厚因茲法令正叶隨時坊人以東里北郭則邑居
各異黔婁猗頓乃家產不作奚事薄言佇遵桓式旣資衆
力須順人心垣高不可及肩板築何妨當面

鑿井獲鏡判

鑿井獲古鏡不送官司隣告違法

對

玉甃浮輝珠星湛耀漢陰舊址方除飾智之心譙國開源
忽遇神仙之兆乙廼劬勞是務穿鑿爲功暫因梧樹之傍
遂覽菱花之照光芒駭目驪囊一作窈窕明心見飛鵲之時來
覩迴鸞之屢舞雖則私獲合送官司愛而欲留法將焉許
自招其責誰復哀矜隣人告之雅符公正

同前

呂務博

乙既鑿井將開射鮒之泉欲施繡瓶已獲盤龍之鏡清源
初鑿疑菱花而始成玉甃將升似明月而飛出寶匣藏而
晦宇美人拂而生光王濛覽影已堪自愛秦嘉贈心歎惜
何極卷言此得誠所珍竒爰令送官不恡于下誠亦允當
固無所疑即以隣者之言寘乙之辜庸人陷法只堪矜憫
請寬於乙將謂恤刑

同前

朱萃

乙也鑿井遘墳而獲古鏡抱春銅之色涵明月之輝罷照
秦樓未懸温室玉女窺而不倦仙人磨而益明異龐儉之
得銅殊宣尼之對缶既曰竒觀理合歸官雖隱則有愆刑

故無捨然物非古迹事或可矜請更詳審方可裁斷

義井判

得人於京陌施桔槔汲水作義漿尹責擅穿街地訴云濟
途行

對

香街隱隱垂柳垂楊行道遲遲載饑載渴既繙井而辨義
亦鑿木而設機故窮谷射鮒坐忘抱甕之勞挈水濟人行
符種玉之兆魯宣遊往未捨蟻丘之漿漢尹載馳旋覲章
臺之陌責其專擅雖掘地而及泉濟以途行庶恢天而漏
網苟利則可胡其未從

按正二十七字

九月十二日藏園記

文苑英華卷第五百四十四

文苑英華卷第五百四十五

判四十三

關門道路門三十一道

關門

棄符繻判一道

作刻出關判二道

越關判三道

謁者私度關判一道

恩賜綾錦出關判一道

官門誤不下鍵判一道

向街開門判一道

新作南門判一道

道路

廬樹判二道

道路判一道

徑踰判一道

科木作道判一道

穿墻出水判一道

開溝向街判一道

染甕灑塵判一道

街內燒灰判一道

造橋判一道

縣令不脩橋判三道

私僱船渡人判四道

不修橋判一道

關門

棄符繻判

岐州叅軍郭丹充計吏在路遺棄符繻及至大震關贈令五千文而府吏胡有捉丹越度告令取受隴州依狀結罪二人不伏

對

漢陽故國隴岑舊境若

一作

彼郭丹劾官茲邑同元淑之

計吏比孫楚之叅卿而重關設險是稱襟帶因辨馬而方來候鳴鷄而載入符繻且棄柴雖有異於終軍道德斯留亦何慚於柱史從茲經度未失事宜若論尹喜之辜誰執伯陽之罪胡有妄告欲一作合抵刑書在於二人何所推鞠

作刻出關判

甯成抵罪得脫乃作刻出關

漢書作解脫詐刻傳出關

未知科何罪

對

甯成刻薄為吏威酷成章吞舟之魚翻聞不漏觸隅之鳥遽見無逃不能戮辱自明羈遲取効而乃背叛西土蓄積南山刻傳既曰詐欺踰關豈為誣罔請寘周侯之罰仍從漢相之科

同前

鄭自新

錫以忠貞庶諧輕典嗟乎漢吏眷彼寤成不見德音唯聞刻薄乳虎之怒士卒所驚貪狼之名區宇攸震擅南方之利益志在徇私叛西土之寵章心懷背國刻傳既稱虛假論辜深是乖違請寘金科方形王律

越關判

越度關府欲科罪稱告急切不暇請公文

對

張欽敬

恭惟我王設險以守是立關禁防諸未遊彼何人斯千國之紀異驅傳之高節非買符之達人去必乘星學鷄鳴而夜度行惟渴日談馬邑而朝迷此則匿姦於心詐偽難恕徒急切以文過豈刑章之可逃速歸爾尤無惑朝憲

同前

封玠

王者署一作置關是為巨防所以察出入驗符繻故終軍入秦棄之以擊節臧文相魯廢之而受嫌彼何人斯輒此踰越稱急切之利往冀刑章而免科當今烽埃無虞蠻貊請職荒微不聞於擊柝私室寧容於度關請科罔上之人用杜憑虛之說

同前

于孺卿

因固作關設險居國豈伊征筭是隔夷夏踰則歸法理惟其常越度人斯初聞有告棄繻抗志無似終軍之遊辭謀遂行且殊遽瑗一作伯之出彼則請給寧異公文足可坐

視更籌候鷄鳴而容度豈謂意陵霄漢學鳧飛而影移行
雖有由越侵無狀寘之于理其誰不然

謁者私度關判

汾陽縣竟戎幼學弱冠應舉西入關遂委過所至京不應
作對退從小選補謁者戎情思罷歸請過所專一作曹可以無
來文不給

對

竟戎地接汾河業膺洙泗道標強學擅英妙於州一作州間

年在弱冠慕明啟一作經於鄉國籓雲行地載馳千里之路

警露聞天爰振九臯之響遷亭記柱馬生之壯志可追函

谷棄繻終軍一作子之雄心尚在雖言高方朔而調下孫弘

便抑大成將從小選入仕有吏曹之耻出關無使者之

名宦以調役生悲田園以歸來興嘆昔時過所以委於中

途今日行文須憑於下署無宜部傳不可買符事在弘通

理難退抑

恩賜綾錦出關判

安息國莫賀遠來入朝頻蒙賜綾錦等還將自隨關司以
物皆違樣不放過

對

劉穆之

莫賀就日輪琛占風削祗既踰葱嶺便集藁街頻承湛露
之恩幾荷油雲之施至若綾開翥鶴映睢浦以成文錦緡
翔鴛艷江波而濯色近九重之厚錫克萬里之輕齎關司

文苑英華 卷五百五十五

文苑英華 卷五百五十五

以寄重咽喉任光襟帶物皆違樣既生非馬之疑事乃出
蕃須既鳴鷄之失既緣恩賜有異常途勘責不虛固難留
滯

官門誤不下鍵判

安上門應閉主者誤不下鍵

對

呂令問

門闔洞開國都以赫禁鑰一作錮崇設王府則有茲率厥

典欽乃攸司重城建局安上題榜當天衢以南豁臨帝庭
而北峙上以發皇明之壯觀下乃備他盜之非常瞻彼主
司或殊善閉闔而不鑰已彰慢藏開而不鍵誰測深意但
人同於失雖有類於茅茹法貴在寬尚未方於莫陸若謂

一時有誤須稽錯失之由必當外戶不扃寧累升中之化
請捨小過無傷大猷幸未深於滅耳庶無勞於噬臍

同前

姚震

職司其居官以物辨苟失其道孰云其憂杲杲重城上列
雲霞之氣昭昭洞闔傍連紫翠之宮所以崇邃高深隔闕
中外所以何一作非執異服驚礮非良鍾鼓司時自可密而
善閉煙光滅景翻乃虛而不闔扃空施隄防靡寄且此
之職守用備非常故而不嚴誰曰其誤宜致繩愆之責以
懲慢官之罰

同前

王維

設險守國金城九重迎賓遠方朱門四闔將以晝通阡陌

宵禁姦非卷彼閤人實司是職當使秦王宮裏不失狐白
之裘漢后廡中唯通赭馬之跡而乃不施金鍵空下鐵關
將謂堯人可封固無狗盜之侶王者無外有輕魚鑰之心
過自慢生陷茲註誤而抱關爲事空欲望於候羸或犯門
有人將何禦於臧紇固當無疑必宜嚴科

向街開門判

千門告張第向街開門第云祖父有動蔭

對

王諲

東海千門高容駟馬南陽張第榮珥七貂通德未孚薄言
斯露或以霞扉晝敞臨大道之青樓畫拱雲構接長楊之
綺陌有同樹塞不遠人境車馬之客相闐冠蓋之賓坐合
者也人唯白屋奢僭之辜何道必其地是朱門公侯之家
始復有勲有蔭旣未審於高卑應闔應開誠可窮其新舊
敬申三覆然定五刑

新作南門判

甲新南門或人糾不時訴稱以新易舊

對

楊成象

門戶倣設姦慝是禁以開以閉在昏在晨當啓塞之從時
實終始而合制若位崇列國名大諸侯因農隙而度功旣
日至而斯畢且魯門所作丘明書以不時長府匪仍宣聖
議其有改蠶茲甲者與事不臧雖善閉之典聿脩而從時
之宜或紊糾之則可稱易奚爲

道路

盧樹判

商子行飲食失節生疾抑云盧氏井樹不修

對

李融

先王作則以廣利制命以居人故官立井樹旅有施舍相
彼盧氏寔曰職司在故事之允修於從政乎何有既而日
暮途遠商子載馳轅端莫向馬首靡託既傷行旅之感加
之暴露之憂寒温失時以干六物飲食不節是生百病且
國生納幣咎在晉卿江氏失布盜由楚相玉毀於橫罪有
所在

同前

柳潤之

西人有業天下同歸理在營生方光潤屋貨賄山積是往
來於五都珍奇海輸乃森羅於九市睠言商子實職貿遷
一作貨質襲弦高之風為絳侯之事經途所亘多跋涉之勞飲
宿乖宜爽陰陽之候野廬所掌井樹是修何得曠於主司
致有損於行李遂使銀牀罷汲無郝子之投錢碧樹摧榮
聞茅生之危坐盍歸司敗以正刑書懲其已犯之愆永息
將來之弊

道路判

乙主路三十里置作館州按其違古制詞云險陸相半

對

趙良玉

國有郊鄙道有室廬是崇委積以待羈旅眷夫惟乙則曰

司存掌彼康衢順帝之則修其候館虧古之制公家之事
爲之式可舊章不率誰敢允從且十里有廬五十里有館
典經攸著龜玉是司徒以險陸爲詞其如專擅之罪

徑踰判

乙有畝種田苦徑踰者訴廬氏不禁

對

國勸勤農戶分田畝三時克務九穀斯登乙有良疇頗爲
膏壤我疆我理式辨於溝塍是薦是蓂以媻音蒿其荼蓼觀
黍稷之薿薿見麻麥之芄芄倖成庾億之詠冀貯畝鍾之
積推耕讓畔異閑田之莫爭越陌度阡爽野廬而不禁乃
徑踰而是苦實網漏而將踈蹊田奪牛昔聞太甚議獄皆

鼠合則持平宜稽廷尉之法用正野廬之罪

科木作道判

當路多石所由科木作道科擅賦役

對

馬先一作粹

繕理通衢必遵時令蓋藏多暇農人務閑旣刊木以爲工
亦隨方而適用於是取材深谷興役平人將肆力於夷塗
必希心於公道馳騫由其克濟行李於是知歸何所虧違
論其罪坐必情惟害物據法須峻刑名若功可利人撫狀
猶宜獎應縣爲斷結理未融平請更下推使其無訟

穿牆出水判

甲子孟穿牆爲水竇流其惡於街衢坊人論告

對

甲孟池遙汾澮居此閭閻喧上陌之風塵亂中衢之車馬
攸繁湫隘未適閑居仰甲第而多慙顧衛扉而自惡鄰光
近接亦重於丘墳竇孔傍流忽染於泥滓遂使浮雲之騎
坐惜連乾道路之人行嗟揭厲流惡既侵於五府議刑還
抵於三章牒送有司用懲其失

開溝向街判

丁開溝向街流惡水縣令責情杖六十訴違法既有文不
合責情並仰依法正斷

對

惟丁門接通衢美非仁里異汾澮而流惡成閭閻之致泥

速使軒車曉

一作晚

度將墜於車輪銅墨風行有聞於華令

雖禮律之日彼此或殊小大之情得失斯在而法有恒禁
政貴移風故議事之刑則符令典妄情之訴期於自息

染甕灑塵判

丙傾染甕惡街衢縣令答丙云便灑軌塵於事無廢

對

孫欽望

閭閻撲地咽綺城之歌鼓軒車沸曉度紫陌之煙埃攸更
湫隘或資灑掃丙也業在門居向惟街道傾茲染甕殊漢
陰之息機灑以香街異汾水之流惡黃圖作宰當旌卧疾
之奇玄覽滌除令察軌塵之穢將加蕃令允符鞭作灑澣
之愆已聞揭厲無良之刺難漏刑名令既有科自成美錦

之製丙期無訟難雪素絲之泣

街內燒灰判

令月望日西市商人街內燒炭曝布署令梅登一作澄以其
犯禁决三十致死家人訴濫刑

對

令狐紹先

赤帝司節朱明肇位月一作日當既望時屬正陽理通幽化

之急須長明生之氣商人徇利小子鬻賈同長房之居產
不得神仙類弦高之聚財寧宜犒士遂焚灰上路曝布長
衢既觸陰科且亂陽禁躔次有累於干紀草木不滋於殖
豐梅澄所守薄有笞刑精氣為物類齡俄謝論幸不知於
內外定罪須憑於繩墨家人雖訴須審而行一作如何

造橋判

河陽欲造石梁以費廣請造舟計風鳥驚海亦用鬻巨萬
州使相爭不定

對

孫崇古

河陽地即帝畿境惟天邑石季倫之別業吹樓雲斷潘河
陽之古縣春樹花開波石沿河杏崑崙之水車馬闐烟俟
鼉鼉之構虹梁鵲柱既暫勞而求逸風鳥海鷺但有損而
無成爰叩兩端且多職競將申一部希効管窺宜興鞭石
之功無取接舟之議

縣令不修橋判

長安萬年縣坐去歲霖雨不脩城內橋被推按訴云各有

文苑英華 卷一百一十五 雜類
十

司存不伏科罪

對

天開紫極地列鎬京渭水即飲龍之津橫橋得牽牛之象
而二縣稱劇兩城攸壯望雙闕而如雲對九途一作遠而若
厲頻年淫雨中達泥濘石梁藜構鐵鑠不修馬惜連乾遲
迴於欲渡人嗟揭厲歎息於無良既愆十月之期須明三
典之坐然則據地雖從縣管修橋乃合監營職司自可為
憂有詞無宜濫罰勸五材而入用選百工以就程俾令蜿
蟠如虹佇見闌干若斗請準此狀各牒所由

同前

崔翹

顧兔離星商羊應雨浸厚地三山沮茹灑長天而蕭索凝雲

不動履雙闕而朝躋行潦坐流匝四溟而夜下遂使鵲橋
半落虹影歌傾石杠沉而鐵鎖暗移舊枝壞而新查亂墜
兩城之內是曰帝居作漕自合修營赤縣元非管屬輒被
推按乃涉濫刑至於司存事資懲罰牒問由緒方正科條
同前

趙和

中京帝宅上洛星橋宮城俯臨九重密邇康莊或斷一切
停留架海鼉鼉誰看往迹填河鳥鵲不見新營冠蓋相喧
遏紅塵而不度車徒競擁駐白日而移陰脩構旣在科須
差遣誠歸正典事合屬於將作不可責以親人訴者有詞
請停推劾

私僱船渡人判

洛水中橋破絕往來渡縣令楊忠以爲時獨嚴寒未可修造遂私僱船舫於津所渡人百姓杜威等連狀舉忠將爲幹濟廉使以忠懦弱不舉職事以邀名欲科不伏

對

上洛飛湍中橋施構參差危柱若星影之全開斷絕浮梁似虹光之半起望九衢之車馬未見川流瞻兩岸之風煙更疑波委楊忠宣風帝輦作宰神州以修造之辰當沍寒之節私估船舫公然來往論惠雖是恤人語事便非濟物且兩畢理道水涸成梁莫不率由舊章抑亦編諸甲令故違憲法自寘刑科廉使以懦弱繩愆正符厥理杜威以幹濟連狀未識其宜

同前

圭屢勝壤鼎邑名都八達開衢傍連鶴嶠九重危堞近枕龜津鐵鑠長橋衣冠不絕金錢廣埒車馬相望楊忠擢以茂材宰斯京縣屬虹梁落構翠瀨驚波滯商賈於平川阻駢駘於上路將以日躔南陸氣叶冬郊當此沍寒難於修葺役徒未集且叶愛人船舫有私何乖蒿事杜威蘊德載述風猷廉使繩違遽投霜翰究其所以蓋取義於隨時觀其所由亦何煩於褒貶

同前

李孝言

曲洛圭屢父風鼎邑途開九達城控八關積溜澄雲王子吹笙之浦驚瀾落日馮夷剖蚌之川衣冠之所往來商賈

於焉交集所以巨茲星柱架此虹橋疑海上之浮鼉似天
津之飛鵲誠合因人啓塞隨事脩營豈可使曲一作岸全
崩危梁中絕驚波淼淼却停流水之車急浪悠悠翻擁桃
花之騎楊忠蒞斯劇縣輒樹私恩不遵十月之規有損二
周之化造舟之義自有公營浮航之機詎宜私佔道橋有
闕懦弱可知請依直指之科實以曲從之坐

同前

崔釋

三川朝市六合樞機冠蓋如雲擁金錢之馬埒軒車若水
赴鐵鎖之虹橋遐邇所資往來爲要不謂波湍溜激柱朽
梁摧拔鳥鵲填河空餘處所驅鼉鼉駕海尚有規模自合
修營豈宜停廢楊忠佐光銅墨境控圭屢仙舸橫流異林
宗之共泛漁船逗浦非仲御之來遊縱徇私情恐乖公理
雖當冬月况屬閑時造橋用功甚暫勞而末逸渡船費力
但有損而無成官橋自可官修何關縣長私船輒爲私佔
便累宰君郡人褒揚將何齎首廉察附請即可甘心以狀
告知庶無喧訴

不修橋判

得丁爲刺史見冬涉水者哀之下車以濟之觀察使責其
不順時修橋以徼小惠丁云恤下

對

白居易

津橋不修何以爲政車服有命安可假人丁職是榮崇集作
班體非威重輕漢臣之寵失位於高車徇鄭相之名濟人

於大水志雖恤下道未集作叶中與其能軾涉川小惠未
遍局若虹橋通路大道甚夷啓塞旣闕於日脩揭厲徒哀
其冬涉事關失政情近沾名宜科十月不成庶辨二天無
政

校正二十七字

九月十二日

文苑英華卷第五百四十五